

。作為一個普通公民，他對國防與科學之標準，不易瞭解，惟在日常生活上如食、住、行、樂、育等項，是民衆所最關切。我們能和他們有經常親切的接觸，適當供應其合理的生活改善的需要，他們自然衷心的支持我們了。新加坡民衆聯絡

站之作用與要求，就是如此。所以，新加坡的執政黨因能積極的照顧民衆的利益，民衆即願全力的支持執政黨的地位，新加坡于是成功為亞洲第一個善國，馳名于世界，為中國人增光。

憑我個人在越南的短期小經驗，看過新加坡

執政黨的良好成就，我真希望我中央在推行全面革新的號召中，接受羅才榮先生考察新加坡報告書的一個建議。最好並讓羅先生去做美國共和黨的迪街林先生，實驗他的做法。

五十九年九月二日

石友三與丁文淵

雷嘯岑

對日抗戰「七·七」事變發生之前，華北平津一帶，由馮玉祥舊部宋哲元軍屯戍之，石友三亦糾合舊日殘卒，駐防天津。民國廿四年某月日，石部突以譁變聞，北平曾緊閉九城，市外砲聲大作。時我國駐德使館參事丁文淵適因公回國述職後，擬取道俄境，遵歐陸道返柏林，方寓北平旅舍，目擊變態，殊感驚異也。

變端旋平息，宋哲元因舊誼不欲深究責任，斥資囑石友三出國遊歷，藉弭是非。石變名走德國，以政治關係，先往見當時養病於德京郊外之胡展堂氏，謂將赴柏林作較長時間之考察，乞胡介一旅德同胞為之嚮導。胡即作書介其往晤丁參事，函稱有好友石某（未註友三，而書其變名）來柏林考察軍事，希予照拂云云。丁與石友三晤談時，曾告以最近方自國內返任，石就詢國內近況，丁言：「別無他異，唯駐防天津之石友三軍，最近發生譁變情事耳」。石謂：「決無此事！」丁固不知來客即為石友三也，啞然答曰：「余在北平親見四城關閉，又聽到城外砲聲隆隆，報紙亦記載係石軍叛變行為，寧有假耶？」石乃坦然語丁：「我就是石友三！」丁以主人地位，頗感窘態，旋謂：「或係軍中一時誤會，事變迅告弭息矣。石亦夷然，繼續與丁敘談其考

察問題。

石言：「素聞德國大學教授學問高超，本人此行擬研究化學兵工問題，請介紹一教授，以一月或最多兩月時間，指教本人，盡識其中原理與技能何如？」

丁笑謂：「化學兵工為一極艱深之專門科學，雖十年亦不易學習到家，一二月工夫，尚不足言入門也。」石聞之殊失望，答言：「如此，即請介紹我到一有名之化學工廠作工學習，可乎？」丁又謂：「化學工人皆為熟練而具有專門技能者，非普通人所可充任也。」石滋不悅，佛然曰：「我石友三給工廠做工，又不要它的工錢，難道還不行嗎？」丁知其為無識武夫，未可理喻，乃以抱歉口吻語之曰：「余誠低能，不足為將軍求學問題作嚮導，盼將軍另行物色高明人物，以免遺誤。」一席不經之談，乃告終止，石氏面帶悻悻之色，不歡而散。早年中國一般無知軍人之姿態，皆與石氏相伯仲。民國十七年馮玉祥在南京任行政院副院長，亦按日坐汽車赴金陵大學聽化學課，可謂後先媲美。此所以有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說不清」之諺語流傳也，豈勝浩歎！